



行游天下>>>

寻旧到南浔

□梦里淡淡花香

无数次听过南浔这个名字，却很难想象它是何种风情，于是，一直想有机会去南浔走走……

坐车一路到南浔，沿途没什么景致，实在很难让自己保持出发时的那种期待。独自坐在车厢最靠后的位置上，闭上眼睛和谁也不说话，既然是一个人的旅程，就应该寂寞一些……

南浔的长途车站看起来偏僻且破旧，门口满是拉客的三轮车，还有几辆没有出租车牌照的车。

心里有一些忐忑，幸好遇到一个白皙文静的姑娘，并不是十分热情但是很真诚，话语中透着谨慎，甚至在邻座那位当地男子热情地给我介绍客栈时，她很坚决地阻拦他，并告诉他还是要我自己去挑选。

也许是因为直觉，也许是因为有些恐慌，当下车后围上来一群三轮车夫时，我跟在她身后，提出来要和她一起走。她依然不算热情，但并未拒绝我，于是我跟着她一路聊到南浔古镇。

原来，她的店在古镇街口；原来，那个为我推荐客栈的男子是她的老公，她之所以不愿意让老公帮忙推荐，是因为不愿意被人误解是托儿。

心里一阵温暖，感觉到了江南女子那种含蓄的善良。

跟随她一直到她家的店，也就到了古镇的入口，我很坚决地抢着付了车费然后告别她走进南浔古镇景区。

她又追了过来，一直送我到入口的地方，并告诉我最好住在景区里面，这样就不需要第二天一早再买票进门了。当然，如果8点以前能够起床，或者不是非要进那些古民居不可的话，也可以不用买票。

虽然对我来说，起早已经成为习惯了，但还是有些向往住在古镇里的感觉。

南浔和其他水乡不太一样，这里的水似乎不够灵气，只是静静地看着身边的人和陪伴他们的那些古旧的民居。

正是暮色时分，天尚早，但是许多店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关门，街边坐满了聊天、打牌、遛狗的南浔人。

感觉这里不像是个景区，自己也不像是个游客，倒像是一个不小心闯进来的陌生人而已。也许这就是南浔不同于其他景区的地方吧，一切都还是那么质朴，那么原始。

只是，我却突然迷失了方向。我分明是一个游客，却怎么也找不到做游客的感觉……

走了很久，依然没有找到之前在网上查到的那家“浔忆人家”。在一个拱门前，我选择了折返，没想到很快就回到了景区门口。看来，距离，还是在自己心中。

第一感觉总是最真实的，夜色中的南浔，入眼的全是保存完好的老建筑，单从景观来讲，确实显得比较粗糙，不是十分让人动心的那种。但因为事先看了一些关于南浔的资料，知道这里曾经是名闻天下的富庶之镇，这里有和刘镛有关的小莲庄，有张静江故居，有百间楼，颇有几分文化底蕴。

而且，更重要的是，南浔真的很安静。

走在古街上，到处都是家的味道，但不是回家的家，而是那种隔窗看邻的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连街头的小猫、小狗，都是有家的，南浔就是他们的家，任时间流转，他们依然固守着小镇的生活，像我这样偶尔驻足的行者，是很难融入进去的。

突然感觉有点孤单了。在掉头走向酒店的时候，经过自己折返的张氏故居，才发现就在自己放弃寻找的地方，相隔不到10米，便是“浔忆人家”。

人往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总是会被一些和寻找无关的情绪所左右，错过与希望邂逅的机会。

走了很远很远，穿过古街，便到了新城区。路边的小摊、两侧的店铺、路灯下的行人，和别处的小城镇没有什么区别。

有一点点失望。

不过，人生的旅途大抵如此，让我们陶醉、让我们执著的有时不过是自己想象中的完美而已。

夜渐深，找了一辆人力三轮车送我回古镇，从熙攘的新城区转入古镇街道，除了偶尔出来收拾东西的住户和蹲在门口的狗，夜晚的南浔几乎没有什么人，很静很静，静得让我不由得放慢脚步，屏住呼吸，生怕惊动了这沧桑的古街。

南浔一夜，除了寻旧，便是躲进酒店，好像没有更多东西触动内心，于是，一夜无梦，和古镇南浔一起睡去……

爱情物语>>>



你的爱情，会是哪一种？也许，这本来就是一道难解的题，没有标准答案可供参考。

千年一吻

□王伟锋

清晨，天空中忽然飘起了绵绵细雨。从家庭旅馆出来，踩着湿漉漉的地面，跟随导游进入栾川鸡冠洞。

游人如织。一步步拾级而上，终于到达洞的入口。这是一处天然石灰岩溶洞，洞内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亿万年的地质演变，形成了如今让人叹为观止、姿态万千的自然景观。

前面的人忽然停下脚步，漂亮的女导游兴奋地说道：“大家仔细看，这是‘千年一吻’。”

抬眼望去，是上下两个柱状的钟乳石，中间只隔几毫米的距离。导游介绍说，据地质专家测算，依照正常滴水量，这两个钟乳石同时生长需40万~70万年方能连接，因此被称为“千年一吻”。

千年一吻，极富诗意的名字。想想，两个钟乳石如恋人一般，为了轻轻一吻，竟然在这阴冷潮湿的地下，默默守候了数万年。而且，它们还要一直等下去，等到唇齿相依的那一刻，等到执子之手的那一瞬。为此，哪怕付出千年的光阴。

这是一个多么凄婉绝美的爱情故事啊。

一路沉默不语的妻子忽然在我耳根悄声问道：“如果换做你我，会有如此的耐性与毅力等上千年吗？”我不禁一愣。

一直以为，世上有多少对男女，便会有多少种爱情。婚姻也许可以复制，爱情却永远不能克隆。有的爱是一见钟情，有的爱是日久生情。有的人不过是萍水相逢，匆匆一面，却彼此牵挂一生。有的人终日厮守，相敬如宾，生儿育女，携手白头。

你的爱情，会是哪一种？也许，这本来就是一道难解的题，没有标准答案可供参考。每个人需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去诠释爱的真谛。

红尘滚滚，多少红男绿女为追寻真爱而历经波折与磨难，却也无怨无悔。就像这对钟乳石，默默相望，守候千年，只为一吻。

有爱不觉天涯远，爱比人生更长久。

走出阴暗的溶洞，外面依然是纷飞的细雨。握紧妻子柔弱的手，我的心里，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牵手无悔，真爱一生……

闲读偶记>>>



在一般人还没弄懂“低碳生活”的操作方法时，或许古人度夏的方式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古人消暑很“低碳”

□赵染斤

闷热的晚上，躺在床上随意翻着《宋词》。杨万里的“似赋还成赋，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一入眼，顿感周身凉风缠绕。“雪到口边消”是多好的降温方式，然而，这却是古代有权有钱之人才能享受到的。

读过这首词的人都知道，杨万里大加称赞的不过是今天都市人司空见惯的“冰酪”（由果汁、牛奶或羊奶、冰块等调制而成）。传说马可·波罗来中国时，元世祖赏赐他几个“冰酪”后，这位举世闻名的探险家当时就幸福得一塌糊涂，并把“冰酪”的制作技术带回意大利，这才使得这一“冷饮”风靡全球。

抛开达官贵人如何消暑，单就古代社会整体而言，其消暑方式都应该称得上很“低碳”。传统的农业社会虽然四季分明，但夏天照样热浪袭人，因此，一些基本的防暑降温工具和设施也就应运而生。扇子在当时应当算是普及最广的降温工具，这无需多言。唐代还出现了一种供人消暑的“凉屋”，它傍水而建，采用类似水车的方式推动扇轮摇转，将凉气徐徐送入屋中；或者利用机械将水送至屋顶，然后沿屋檐泻下，这样就制造出了“人工水屋”。

当然，这种“高档”的消暑设施远非劳苦大众所能享受到的。不过，古代平民营造阴凉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在屋檐前面挂帘子，在院子里搭凉棚，在屋子里面放竹床、竹凳，在床头安放石枕或玉枕等。被称为“中国最美乡村”的安徽宏村至今保留的140多栋明清古建筑，普遍采用的是“引水进屋”，这种纳凉方式既有科学道理又天然环保，的确令人有一种“风前动有波，夏静如何”的感觉。

可以说，每到酷暑，古人也是想方设法防暑降温。这些传统的消暑方法，虽然跟现在空调、冰柜等所制造出来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利用自然之物的奇思妙想和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恐怕也是今人所难以企及的。所以，在一般人还没弄懂“低碳生活”的操作方法时，或许古人度夏的方式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生活手记>>>



那些曾经的悲伤或快乐已不再纠缠，而母亲的爱却经由这些发黄的纸页和零零碎碎的小物品，一点一点地清晰。

时光深处爱未老

□王宏霞

家里的老房子被征用，于是，在签了补偿合同之后，全家人七手八脚地开始搬家。七零八碎的东西可真不少，还真不知道这么狭小的老房子居然能装得下如此多的“宝贝”。

有漆色斑驳的旧箱子，有很多年不用的旧衣被，有用坏了但一直没舍得扔掉的小风扇、小收音机，有镶了照片的旧相框，有在农村种地时用的筐篓铲箕……

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在小仓房的一角发现了一个躺在灰尘里的小木箱，上面盖了一层塑料布，可能是用来防潮的。我一边清理灰尘一边大喊：“妈，我发现了一个‘百宝箱’，是不是藏了金银珠宝啊？！”

“这孩子，都40岁了，还没个正形儿。”母亲说完就忙自己的去了。

小心地打开旧木箱，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铺展开，逝去的岁月在眼前一段一段地回放，那是我曾经的快乐和悲伤，那是我成长成长的证明，都被母亲细心地收

藏起来。

有小学用过的作业本、旧文具，有三四年级时得的奖状，有12岁时央求母亲买的已经断了一截的发卡，还有两张满分的试卷，我寄宿后写给母亲的半页信，甚至有一张被粘好的我和曾经吵翻了的朋友的照片！

我的眼睛一点一点变湿，我那时粗心的母亲，其实最了解女儿心里在乎的东西。她没有过多的话，却仔细地为我建造了一座纪念馆，30年后，那些曾经的悲伤或快乐已不再纠缠，而母亲的爱却经由这些发黄的纸页和零零碎碎的小物品，一点一点地清晰。日子跟着我们无声地往前走，好多的不舍或无奈或无意地被随手丢弃，唯有母亲的爱在身后一直默默跟随。你没有看见，那是因为你忘记了回头。

是的，我们生活的表层越来越鲜活，是因为父母用爱给我们打了一层底。时光老了，父母老了，但时光深处的爱永远也不会变老。